養吾齋集

二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侍讀臣孫球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養吾齋集卷二十五　　元　劉將孫　撰

題跋

鷺洲書院題名記

[illegible]文忠祠水後起閣今欲右甃土磚布地公堂無力以
及此山長彭孫舉等各效力焉竊以古所稱鄉先生祭社
而稷之說為我語洵使今朝學忠此坐既凜於欲側地
亦甃而不平奈何吾黨過之而恬然亦念何人建此以

遺我盡思自靖自獻以救其壞其頹使木石而有馮雖
水潦而無害不有先覺胄子弟而殖田疇豈伊異人猶
衣服之有冠冕興言及此能不慨然

安湖書院題辭

書院興剏有年敝於今極屋宇凋毀木瓦飄零禮器弗
存舊規僅在總侯興念主張重修辭以之陳助無不腆
竊以荆公記虔州學蓋嘗紀錢唐之賢侯安湖在興國
間今復遇成都之大守昔者詩書劍佩之所萃今而煙

壓風雨之僅存上漏下穿豈但赤白不鮮之漫漶東傾西仆將見草莽漸至於榛蕪甓磚撤而閣道掀俎豆亡而綿蕝陋亦欲新圖於舊復其如力絀而舉贏幸逢禮樂文獻諸鉅公豈有棟宇儀物之丕責亦既主張是綱維是相與左右之經營之肯至他人勤乎是固吾黨事也而況人生日用之賜敢忘木本水源之思其壞乎其頹乎幾年於此苟完矣苟美矣先聖臨之

題屋率子

生平作客每逢下榻之陳蕃歲晚遷遊自愛卜隣之王翰莫笑一區宅之立四壁可稱五湖長以待九州雨笠風巾來不須於嘗識詩囊詞卷到相與以細論況吾廬陵詩人之堂自我西昌歐陽之派然而盛心不能自為力赤手何所於得資但有助草堂之人行即結鷗盟之社他時題柱大版列名雲山雖無二頃田不知人間何處有此景吾廬但得三間屋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

疏文

修汀州路總管府題疏

郡治更新工役四集勞費百出廪給未完長汀附城大家相望修辭勸相隨力助捐竊以新府賦工方千夫之咸作修梁涓日乃二膳之缺供此非太守之私居是乃一路之公宇凡在所屬宜一乃心既受君之祿者已盡其勤凡食土之毛者當効其力自石以上聚少為多彼浮屠老子之宮猶無不施此木本水源之地而况幾何

銘

會心銘

聖門知天游者難言會心而唯非以是傳誰歟門者中路而問舉爾所知遂落議論於唯求道於道求心出玄入禪探高索深宛其當家名匪假借縱横字義夫我不暇兹庭何為賓主言言師友學問談笑見聞理到意契怡然渙然道無不在合豈必賢本末精粗萬殊一理盡已於人推人於已言忠行信何往不行論公則定善著

則明當其有合於意云何天高地下所得已多惟其事
物有所聞斷所以茲心德未充廣人生至樂無如相知
片言心同百念如遺是中熙熙一笑合志門外春風舞
雩天地

觀善齋銘

孔明草廬管樂云慕相古先民周召伊傅鄉里少游東
家康成有天下士河嶽日星班馬詞章非德之奥河汾
大儒亦未聞道延陵子房世謂罕儔何許老人洗耳巢

由以古觀今以道觀世惟觀無涯惟善無既愈充愈有更上更高顏舜何人萬古斗杓償金還車分謗匿怨過猶知仁矧事之善他山攻玉范冠蟬緌以彼為資子豈願之四端萬行皆備於我善信美大無可不可内虚其心外取諸人經科史條往監來箴明辯力行四達無壅芝蘭之香江河之湧善充美才於此觀省矢銘不多式助雋永

硯銘

麟之角玉其帶泉為雲雲為海養吾銘之尚質礪乃大字之祥於此乎在

緋熙硯匣銘

石千年硯百年范金堅作月奩永寶傳丙辰元養吾言寶熙瓻

響扇銘

清風翛然無德蘭池澹然無怨閒令熱客涼心笑代貴人障面揮麈不受塵汙轉暑不隨暑轉玲玲何許一聲

亦遺坐中驚見

峽山道院銅像玄帝銘

先天以玄後天以帝自北而南宇宙生意峽山端居諸福畢至天清地晏人和欲遂

鐘銘

海潮三浴扶桑通鯨音鴻鈞千斤鏞八塞九地聲聞同惡趣出離覺性充廣福之福來崇崇徧布施福不住功乾清坤朗日麗空三千大千遊天宮

贊

道統圖贊

光風霽月是曰太極散為四時各備其一橫渠之銘康節之易何異何同孰得孰失黨論之作晚季學術中州清談已矣何及道統依然青天白日

夫子孟荀揚王圖

天何言哉而況性命何善不善二說交競天祿草玄河汾高擬紛然六經孰為夫子

司馬子長班范温公圖

史著不利爲有刑禍愚人多畏以葢其惰子長惜交可曰不幸班生附竇幷敗何恨蔚宗非望焉所可逃向微作史亦害是遭不覿温公富貴壽考千年金鑑是訓是寶

題老列莊抱朴希夷圖

大道無言而五千文繇兹雄辯浩其如雲抱朴癡人百術不效樂哉希夷尚寐無覺

祭文

祭祝靜得提舉文

維大德十年丙午六月十有一日廬陵劉某謹緘詞致奠追哭於近故江西儒學副提舉靜得先生祝君庚兄之柩前曰君來江西予適為客一時傾蓋四海肝膈初驚見晚繼歎淹屈神交景景夢語歷歷數月相從每語莫逆蹇守湖上間一相索徧視人情浩歎今昔會能幾許長若朝夕見或無言睇但壘壘每得予文締玩嗟惜

常撫其坐云我媿色知君相期歲晏金石知君相厚文字氣脉君之知我匪利匪力我不忘君何獲何得人於知心固有難釋古今風流藉是不絕猶憶別君空江六月如何閒訃亦復此月何人不老君若此厄何恙不已君若此亟慨念斯人憂患何棘萍蓬半世春暉一息周遭知己婉娩重席苦心攢眉曾不少適麄衣糲食服之亡斁所期何者百不試一明暢之文練達之識忠實之心縝栗之質宜壽宜貴如此此而嗇蒼天如何何奪之驀

翩翩旅櫬孤霜跋涉人生常理了未蒲責君於交朋居多厚德家貧誰恤子弱誰策蒼天柰何為此惡劇昨哭子濟悲未離嗌又聞君訃頓足嘖嘖廼半月間失此二益相知能幾相弃如瞥嗟哉予命俯仰孤蹇哭君不克幽明貿貿如此而訣尚期君兒天哀植立四方相逢如舊我即君未必亡鑒此愊臆嗚呼哀哉尚享

祭譚梅屋文

維大德十一年丁未四月乙未朔越二十有二日廬陵

劉某赴光澤之任道經臨川郡江外謹專一力馳香茶湯果之奠為文以祭於近故提學副憲梅屋先生譚公之靈座其辭曰嗚呼東南盛事駕騫文場公於盛年疊箭穿楊混闕云初捷步未易公如拾芥大府分貳憲部掄材公為之魁鑾雖未攬名已金臺學事提綱公再擢長錦雖晝脫考久書上風盲雨怪鰲呿鯨驚公恬處之旋而波平姦狙蠹蜮肘伏腋動公懸破之發必命中富貴固然艱虞亦多使在它人碓擣磨磨用雖未至兩代

而遇歷比一時麟騰鳳翥人歆公福來備具宜我服公
識察微洞幾人推公材繁調劇順我得公神攬奇辨俊
大字過目賓客望知高下在心虛實莫欺名浮漫眩騖
挾囷售踈有意傾投或不受瀟灑之度見一室間園林
屢遷彷彿湖山清雅之好筆墨香奩高裁品目肯易與
焉飛翰照人吐詞必新望而知之無一點塵當歌對酒
傾蓋遇士沛然感之可使情死六十云壽五品既崇子
孫蕃前何憾始終爲臺久劌禁苑如待胡不少延咄咄

怪事學粗必精見常亦殊更百千人覔是公無智周於
變憂過於事雖明使然亦病之以蹇余初見若平生驩
事公閩山不責以官四海襟期歲晩風致約公里居乘
興再詣重來六月異盼連旬臨汀來歸鄉節甫臨扳援
而起中道不意感公纒綿負公名義不屑為高夫豈不
能有懷知己慨然而興我跡不遑公輿亦盡决公勇退
任彼浮論所不愧者天日此心西歸東返公病亦侵尚
期安和候問絡繹兩年一書知公倦客聞訃已後復廸

戍期一哀未展遊紼莫追舟行城下憶十五年昔馳而見今望不前緘詞寫心中有苦淚未敢死公精神如對

嗚呼哀哉尚饗

祭總管府尹相公耐軒先生周公文

嗚呼庚子暮春別公而南再拜感咽公亦泫然去歲三月得書如見楮尾諄諄近苦臂患未幾傳言何言不祥屢至潜然悲涕且滂書來之日西江夢奠神交永訣俛仰增戀今者聞問公塟吉文目斷南雲復此晚春身羈

薄宦坐負名義哀哭不赴會葬不至追惟先君托好齊年地主州民收之姻聯緑野退居觴詠促膝鄰江停雲書問絡繹孤也不天公歸言之執手一慟哀動道岐通家登門青眼獨早斯文殊獎情素顛倒材之喪亡厚期屬之負公無成留落於茲　典刑文獻公去而絕後生何仰公論何決公自初年落筆中書邊籌幕辦上客吏師瑞陽叛卒知服清白廬陵耄倪世世戴德名尊南北恩著人心門生故吏傳次謳吟聊焉少賤敢誄長貴獨敘

平生以寄掬淚素車白馬遠想縈哀尚憐緘詞千里後
來嗚呼哀哉尚饗

祭蕭龍巖文

嗚呼四十年情誼相切之交憂患紛至終始如一日有
如我先君之篤於公者乎自少至壯且老遊從跋涉以
至於婚姻之好歲晏無間有如我之託於公者乎故聞
公之訃客語未絕而欲號夢魂期飛而屢斷有在於尋
常之表也計公之平生心曲固有鄉黨所未及詳家庭

所不及語而區區之不能忘者誠得之寂寞之相對鬱
悒之寤言囬首舊雨渺其寥廓於是疇昔追憶而不可
以言極不語而相視於茫茫者亦至此而盡也江行四
顧俛仰歴歴携持經行往往陳迹懐扁舟之泛宅共風
濤之驚枕時物依然今古零落日月幾何蹇予獨在豈
獨談舊事之無人雖鐵石亦為之墮淚也嗚呼齋爐之
契鴈塔之題先君知公我不敢知獨惟親承龍集戊秋
公携長公江東兩舟憐我少狂日以綢繆我時十二何

與人事於所見聞志不敢隆天門剡上建安怪至夜雪
棹回逆旅愁對春風歸衮暑夕小樓蕭寺霜寒江帆割
眸太湖雪天共睡不寐夜中擁被耿耿睹記世事悠悠
雨雲翻手名成志遂竟亦何有所為撫今而感昔者惟
是敬通不遇之恨山公屢薦之情離合參差之多故輾
轉恩怨之相并渺一代而無誰知更百年而未易平也
自茲歸來掩關寂寂先君誓墓公亦堅壁東侯廬山南
訊丹碧尚期浮雲終見白日閒居忽忽嗟事咄咄郗雍

妄察朱家疑執灌横謗明汲直招繫永懷鄰墻爐灰共畫塗窮綆短魚殃及所不媿者氷雪之心所不改者松栢之色所可感者蘄麥君子之傷所不忍忘者膠漆風流之遂絶也嗚呼十年科舉孰不以高科為仕宦之捷徑而公乃累於科目之髙一命以上以受知丞相為人生之至難而公若累於丞相之知人皆以門生之終身累座主而公獨緣座主而累門生人惟患朋友黨與貴仕之不多而公坐累於朋友者正以其貴且多雖其

所以稱於諸公聞於一時者微此累不足以致此名然公之身事為何如也所可幸者歷變為中流之砥柱遲暮為劫火之靈光山林優游之日長庶幾五福之來備繇是信乎天道之良是而善人之見祐也然我之哭公獨感念再世三紀之間曷不相頡頏於朝陽光霽之日而顧因依於風雨震淩之衝蚤從公中年以哭長公又從公踰七而哭幼孫師友之絃既斷骨肉之縁更短毋亦窮人薄命所向災凶何每間於憂虞而遇人之艱難也則

宜其哭公之淚不自知其枯懸而思公之腸不自知其寸裂也於禮有之少不誄長顧我不言孰知其往且後之誄者常欺於其言類以為死不可復生我則異是獨復寫乎予情嗚呼他時造門短身策杖迎笑殷勤令日來庭素衣搔髮入境失聲山河寂寥棟榱無人壹者五日聞公疾侵廹行問安欲别逡廵癯然細語執手諄諄何期千古僅隔浹旬視歛不及會哭不親永訣之憾負愧幽明惟公悉我諒我情真一語非心公猶有神舉卮

欲落公聞不聞尚饗

雜紀

論文五則

君實初在李應山幕為應山作失襄陽謝放罪表云雖引繩必有絕處（原注用韓文張中丞傳後語其下四字今忘之）然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以此得名海上抱沉之節亦東南之傑亞於信公云（原注海上力屈君實朝服抱祥興身沉於海）

放翁當孝宗初政面賜第眷意甚渥以飛語罷連蹇二

十年晚除嚴州謝辭孝宗將倦勤引見慰以久别且云
卿仕不遇才如此曷不著書傳後放翁謝表云明主恩
深書生命薄唐帝之知李白一官不及於生前漢皇之
念相如遺藁徒求於身後又云念其久别葢寵嘉近侍
之所宜勸以著書亦臨遣守臣之未有語意慷慨倏達
其人物尚可想見
陸雲西叡字景思晚避紹陵嫌名以字行為賈秋壑客
秋壑自揚州改荆閫時渡江方急丁大全當國以詔書

逼迫不使入見而去賈有母遂居越上謝表云西為之
其間云心丹如血寧希金印之時來髮白於氷但覺玉
關之老去此猶四六家常語又云親莫親於君臣望長
安而不得見痛莫痛於母子懐後患而不得辭四句不
必用事造語流出胷臆感切痛快末聯云拜諸葛出師
之表惟有涕流上充國屯田之書願無中沮言外之意
事情感慨無不備見
中山閒廢中劉後村以龍圖學士舉自代表云今惟此

士可獨掌於絲綸每見其文欲自焚於筆硯中山時適遭彈謝啓云一人之毀一人之譽至宗工而論定千載之上千載之下舍吾道其安歸皆佳作也

中山極善剪截全句為四六其改謝瀆山丞相遺表一聯云臣罪猶自知之人言亦可畏也瀆山名方叔其相業多可議罷相進丹劑得貶降未易措辭兩語殊宛轉深厚

養吾齋集卷二十八

元　劉將孫　撰

行狀

登仕郎贛州路同知寧都州事蕭公行狀

公諱宗大世為吉州吉水文昌鄉虎溪人虎溪望吉水南蕭氏相傳自長沙徙譜牒墳墓可考者既十二世貢舍科第自慶元至近年尤盛紹定壬辰峒寇猋起横肆江湖間官軍不支獨敗於虎溪同義民論功授官兄弟

三錫命總幹公邁仕柳仕黄仕鄂受知貫忠肅王然俛首右列非其志也刻意教子拳拳詩書為興門二子長怡軒了翁讀詩李龍巖來新讀賦東西兩塾各致名士極一時選怡軒皓首窮經龍巖入太學景定壬戌以賦魁南宮至咸淳丁卯鄉漕詩賦交捷一門文物稱衣冠盛事怡軒雖不達而二子表表聞於時吾先君須溪先生銘之丹山翁樞密題其墓公怡軒次子也初試登仕名南翔故字如翰丁卯以觕名貢于鄉字已習不復改

新居方山之下以方山表書室識不識知稱方山少與兄南壽如山共師詩大宗豳廬蕭先生符與其弟惟清廷直友顗頎同經中每鄉校試藝如深山沈紆蒼然欲不可極公明徹流暢語必達其意往往各如其為人原缺玉暎皆一時之秀時暘坡張監丞居中同默翁俞御史浙稱原缺司遇知賞者必有以自異每榜帖虎溪二蕭姓名班班先後繇是稱大小君者又不獨以鄉漕交貢為盛也豳廬紹陵龍州魁本經廷直第甲戌而公兄弟丁

卯冬即居怡軒府君憂淹卹久之始試禮闈儻科不廢者其餤餤豈不與師友相望哉然干戈澒洞中一鄉為樂土壹倚公為重書牕吾伊賔客雍容晏如平時季父伯氏掩關燕譽壹恃公為外拒東村西里潰決不可近輙談笑揮解之又無不以公為歸雖不獲蚤達於盛年而批患折難解紛補敝艱於平世什倍至元己卯舉能治劇授將仕郎廣州香山鹽司副提舉辛卯閩廣選開誦公才美者如指攺授卲武路卲武縣尹兼勸農事前

舉者為今廣西廉訪使忍齋溫都爾公後用者則參政
容齋東平徐公也二公以無私聞海內其得於二公也
不以私二公之舉而用之也有以辭於人而卻武之政
之廉著於閩部足以不負知己雖不大試於當世而所
為推擇論薦壹非有所憑依詭獲是則未嘗不遇也元
貞丙申官滿歸隨得羸疾少豐腴玉表中因父喪毀病
癯瘠累年長午食不下咽久始復常然卒以此疾不可
起暨銓命下升同知贛州寧都州事循登仕階已不及

拜往卯武秩滿儒學提舉交舉以自代廉臺省闥熟公
名僉曰實宜選定而為有力者奪之去卯武總管趙公
德輝同知布哈 公皆出令御史大夫門下皆稱蕭縣尹
可監察既大夫公入臺數數誦之尤惜公已死不能用
公天然爽朗遇事感激有不可回之勇而閨門肅雍依
依父兄之愛規旋矩折常退然無能重義惜交寒暑燥
濕有不可易之性而聞過必規見不可必急責委曲情真
語雖過而無敢怨事兄如父婉轉承意調娛消息柔剛

緩急旁通曲暢適得中和一齋對雨喘息相聞四十年
不異爨諸姓日長大先廬偪仄更之爽塏鞅掌出入惟
母志是寧凡命是恭白頭兄弟未嘗有間言失色益死
而能使兄思之痛欲絕致病素鍾愛於母鄧夫人怡愉
膝下每熙然捃拾一笑奉慈顏之歡歲時問遺二舅雖
遠宦跡狎至待親戚以情愫時其不足而矜其不及以
是親者益親宗族外侮顧大體不肯坐視惟力所至或
以是及自累不悔于所行鄉人有爭惟其理所在以曲

直平之期於安靜不自邺疑謗公府徵需不謂力有在己上者覬私溥供億必首倡交游當路勞費不憚非以為己利己而衆共頼之亦不以為德或姦貪不得逞於其人移怨興訛公田之禍勸農使者必欲槃公以根株其族公力辨曰身已誣矣又以誣族且自為誣吾不忍也族頼以免而身疲於責索蕭然若吾命適相值者不追尤其端幾微先見洞識情偽而不恃智以防變周旋倥偬壹以至誠待物而人亦不忍欺也小心博議唯是

之從不衒能以求勝是以纏綿造次風雨憂患而人不
之畔也甲戌章貢跡捕之獄丁丑(原缺)比雜摻之兵壬辰
盡縛窟穴之盜叵測間髮酬應參差身(原缺)焉公內謀之
熟悉外不露於芒角因極控援以濟登茲今鄉閭生齒
烟火茂密第謂諸賢當日福澤未艾豈知其間伸縮開
闔危疑變化一埤獨勞有難言者哉固間以直情而見
議奉公而不見諒者矣然震撼擊撞雷雹水火之交至
挺身不復顧又未有不以為難也紛紜蠭午未易縷析

而理解者片言雪釋又未有不心服之也其任理若可憚其任事若何若而為此然死之日知友痛之宜也未嘗識面者亦唶且歎曰惜哉斯人鄉隣感之宜也並境山谷之氓何與於休戚而亦悵然懷之曰吾無依矣惠利未必足以相及而哀思之者愈遠而如新世故有致身於公御而無以見其父兄子弟者矣即其脩於身行於州里可稱者如此復何以加焉初至卭武分司僉事趙公引道正若治獄無可委因積二百餘起見公書生

樸素悉以屬之謾言十日必盡決果如期辦趙公清嚴
號難事獨喜公稱之不置自後郡有疑獄必以委一無
冤者有上官者祖孫居孫不可祖意乃復立其甥而訴其
孫不養未幾祖遇盜死其孫既誣服獄證具公自外歸
訊獄囚稱冤驗考信立出之盜久不獲咸謂乘快失出
憲府按治疑亦謂必得真盜乃可已逌有囚緣他事繫
閒私許獄卒賄俾索諸一彭氏卒詣彭不見與恚掠囚
急囚怒罵彭曰是嘗邀我殺上官者遂質囚囚如言逮

彭彭服益賫與知狀悉致之法則一府驩服屬邑建亭
僻在萬山間諸原缺不能以時傳至府嵗分府僚一人往
涖之決先期輙等第原缺如干以待既至則視成受讞返
公受委吏怛惕無敢以例進視牘巧無一實乃躬閲别
白之深山父老始信法畫一可恃縣廨為官軍所據無
敢攖拂之者寄治倀倀力爭復之新廳事繕獄户民不
知役邑學燬且十二年衿佩蕭踈始至蹵然文風之不
振既捐俸為賞試示激厲復倡修學禮殿庠門既完既

美多出於私財政成民信則取户版考正之先是賦籍燬於兵嵗科率高下積弊吿訐繁滋公念官賦之乾沒隱于民生之不易覈既得實寬分行之公私交利政不求赫赫名同寮他邑桀健為雄張飾外觀要譽一不以動意貇欵自好然嵗饑勸分諸邑致訟訟者皆願得卲武蕭縣尹來其隱然動於人心者如此爪哇軍行諸護送者奉頭竄獨卲武境上無譁前趙侯師友之親愛之如故舊雖家事諮焉新馬侯悍鷙剽轢初政發硎獨公

從容風觧稍裁齊其威公既去而馬亦遄敗其善於一邑淺耳然而婦人孺子稱其廉吏民走卒諒其誠無賢不肖知其公至今卯武之人遇江西行者問其起處猶咨嗟嘆息曰好長官也以其鄉之人懐思之猶爾則其施於官者可知己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公庶幾有焉公長身聳峙踈髯明秀笑口連頤眉間無顰蹙意望其姿宇知其為豁達人也遇分辨事情戟手極論曲折閡礙理順氷釋㬥鷙降心平生為人多於自為惟疾惡別白

扶善良鋤兇惡不以後患易意顧非有心為之輕財周
急尤於人物具眼湖海之舊場屋之雅傾蓋終身窮交
厚望予取予求婉娩不厭有為之起屋者間或負負不
咎其忘己第我無愧足矣他時再見歡如初交素不喜
華靡衣服飲食取具寒饑止耐勞無倦居官戴星出常
過午始飯僮僕或饋公廨相失致後殊不怒奔馳期會
暮歸悠然供客草草酌杯酒道一日行事歷歷率過二
鼓乃睡精神不衰謙厚磊落遇兒童與語笑言俯就如

恐逆其意待僮僕不聲色而嚴撫接恩勤能得人死力嘗有貿士與寇隣怨家縱指其弟牘既具而其人不足也倉皇走館中赴公愬公憫然歎曰子何足以堪此立召捕吏告之曰斯人兄弟豈寇黨哉計若所利者財耳若得所願足矣揮袖予之退揖其人歸館其人彷徨出數葉袖間曰吏不可虛也公曰使子有所費焉用我益公死而其人始感泣自言至此他牽連比伍無辜絓誤或耳目所及或坐客誦言辭鑱理折且捐費援出之者

又何可勝數也鄉村愚民或輕生以尤人毋論親疎第
得之所聞必召其骨肉以禍福文法教訓辯告其愚不
聽者為官誦之治如皐縣是鄉無尤死之患者十餘年
公入閩而破家者有矣府公邑僚聞名顧交終更不替
既别愈篤壹由誠心平直忠告得失官吏賴之嗚呼任
事難任鄉黨之事又難也處變難處世變之交愈難也
當承平暇日讀書績文所學所志豈識兵間馬上轉側
翁忽之故哉人之言曰才以用而見才則才矣而按之

非其用奈何若夫屹砥柱於涇渭亂流之衝濟激水於山澤焚烈之日非其動悟捷出為圓機忼慨感變如移神亦何能運之如臂指挈之如裘領達之邦也如在家達之官也如在邦世又或自訾謂必不可為若公者亦安往不可為哉生才之難難矣幸而有生且賢者其遇合命也然百里之望一族之雋一時之標要不可謂非其澤也施雖狹觀其事之有利害事雖淺要其力之有難易公之存也高榦下枝森然林立但覺宇下之有餘

詑而不知桂樹之為何功日月幾何宗門者舊相隨凋
謝渺其遽盡喬木懐易世之悲棟榱增無人之歎夫豈
一身百年之哀而已哉或謂公之未生也鄧夫人嘗禱
南祠有徵應故兄弟之終始皆一年相後先嗚呼其生
也若有所為其沒而不忘也又若此信其有所自来矣
生嘉熙庚子七月二十有一日沒於大德丁酉九月二
十有四日年五十八配周夫人禮部侍郎直方諸孫淑
慎有婦德母儀先七年卒子男二祁韶州路曲江縣主

簿次復女二劉參鄧蘭孫其壻孫男四元孫𤣥孫女四卜以己亥十二月十三日庚申葬于里之高陂盤古離山向子癸先葬二子泣且言曰先君無祿生平知己惟須溪先生已不得一言傳千載乃三世之好姻親之誼幸有所託顧圖不朽將孫往歲辛未讀書龍巖西塾縣是公與為忘年交又風簷雨檠談何不盡季弟晚為公壻閩山游宦卲武接畛於公行事皆所睹記惟惜其發舒不弘未有以昭明一世所為盡心與力之勤且苦者假

且得傳亦僅籍浮辭見隱志大人君子其忍使之不聞顧斯文零落無所屬筆而使區區者承乏之論著重悲斯人之不幸然知公之悉無所可辭謹敘次反復存其梗槩庶幾他日有名世者出發潛闡幽或有感於斯焉大德三年十一月日謹狀

定光圓應普慈通聖大師事狀

定光圓應普慈通聖大師法名自嚴俗姓鄭氏泉州同安人也祖仕唐為四門斬斫使父為同安令師生而奇

異年十一出家依建興寺契緣法師席下十七得業遊豫章至廬陵於西峯寶龍忝圓淨禪師雲豁頓得法慧蔵修五載悟證具足緜是神通時現所至靈異離廬陵過太和懐仁江中孽蜃江水暴漲即投偈淵中水落洲出迨今稱龍洲遂行汀贛間擇地卜道塲望盤古山作頌誌三百年後一佛為法月去之至汀之武平睹梁山愛其峯巒聽水聲甚適曰留遺後人頌亦作二百年後禪關諸宋乾德二年三月入南安巖杖錫駐馬書偈云八

龍歸順起峯維虎嘯巖前左右迴好與子孫興徒衆他時須降鶴書來憑高遐矚見十二峯列巖右復作偈曰天柱落龍飛堆金積玉歸一巖獅子吼十二子相隨乃自誓曰如來猶蘆穿膝鵲巢頂然後成道我今亦願委身此地證佛所證不者隕碎為塵初至巖數夕蛇虎交至了不為動山神啟曰吾眷屬為師守此久師既來吾將何適師曰此荆棘荒穢非汝棲止山前地寬平吾為汝卜居焉是夕鄉人咸見東炬負載老幼扶携自巖而

出先是巖為巨黿宅呼為龍穿洞自是遷於十二峯下為龍潭深不可測師遂留巖中巖有二洞窈窕虛曠石張覆如簷宇下地砥平左角側聽若有風水澒洞聲中有小石室在洞右僅數尺許高可坐乃師曲肱隱卧處東巖由左側旁通比正洞差隘而石龕結密師每燕坐其間石柱中屹如枝如拄四環有類龜者龍者虎者獅者象者猫者鼠者鐘者鼓者或蟠或踞或睨而顧或攀而止或縣而侍大小彷彿各具意態中穿為天牕嵌

嵒空明天光委照又東為小巖平行步級曲轉可直上東巖之頂俯天牕而下瞰之西則復有西巖泉流無源涓滴相繼是歲益旱不竭師盥濯取足於此因號端泉師既即巖以居鄉人即為平夷犖确薙翳補闕運土覆罔隱隱隆隆師種竹巖上冬月盤翠遠望紛披如獅毛毿毿雨暘嗣續疾病妖孽趨禱奔赴師隨其因緣吉凶善否已往未來無不忠告隱微畢露驚聳感動雲合輻凑或懼其太甚師曰只消吾不語於是閉口不復言如

是者一年民有代嚴院輸布者監官張倅瞻閱布布中有師手札以白之郡守歐陽程謂為幻惑逮師問狀師至不言如故守倅益怒使褫其衣焚其帽火燼而帽不焦愈以為左道血澆蒜薰益之以火而衲縷逾潔乃謝遣使去師於是白衣而不裼如是者又三年乃復言然猶白帽道衣屈指攣拳終其身當時稱白衣巖主景德初南康波利禪師道場迎住山（原缺）年復返南巖大中祥符四年汀守趙遂良表其異勑下賜汀州武平縣石巖

院額為均慶又四年除夕為偈付囑侍者大詹小詹後
六日為八年正月六日申時入寂集衆云吾此日生今
日正是時汝等當知妙性廓然本無生滅示有去來更
疑何事言訖偃右脇而逝年八十二僧臘六十五衆收
舍利遺骼塑像巖中熙寧八年守許當之禱雨感應初
賜均慶禪院開山和尚號定應大師至崇寧二年守陳
粹言白衣菩薩木雕真相紹聖三年於額上連眉間生
白毫百餘莖毫末各有舍利至四年面上右邊及後枕

再生白毫有旨加號定光圓應仍許遇聖節進功德疏
回賜度牒一道紹興三年以江西轉運司奏虔州南安
巖定光圓應大師於虔之虔化縣塔上放五色毫光驚
破劇賊李敦仁收復二縣乃賜普通二字乾道三年再
以福建轉運司奏汀州祈禱列上實蹟復加賜八字師
號為定光圓應普通慈濟大師嘉熙四年敕以師像留
州治後庵賜後庵額曰定光仍於封號內易一聖字云
師超邁奇特不為言語文字不以機鋒談說為道其說

心偈云萬法本無心於心何處尋成就一切義無古亦
無今與觀音大士偈徵異益悟入同也諸禱求者輒為
作偈語皆擺落文義幽賾隱奥不可以常意探索字亦
迥别不盡依偏旁點畫幾如梵葉貝書增減不測每偈
後必書贈以之中四字而投筆出口呼吸立應神於天
地而妙於陰陽其效驗不可勝紀最其所共傳者惠州
河源縣洲上有巨艦揷沙岸祥符初南海郡僧造磚塔
叩於師曰此艦甚齊事然不可取顧師方便師曰此船

已屬陰府矣僧再三懇請師書偈與之僧持往船所應手拔出運磚畢事有巨商假之運米即為惡風漂去不知所往嘗經梅州黄楊峽行渴求水土人曰無之師微笑以杖遙指溪源溪遂涸徙流數里外至今為乾溪又嘗化禪果院佛殿日既卜匠請曰材雖備而溪曲多山牽挽數日方可達殆不能應期師往視之曰果然當奈何迺以拄杖指山咄曰權過彼岸山即隨杖中斷時趙守遂良聞師名延之郡齋結庵州後以為往來憩息地因

旱禱枯池曰勞師出水投偈而水溢名曰金乳取偈中
語也有潭魚為民害亦投偈遣之趙守為請院額以此
宋真宗皇帝嘗齋千僧對御一榻無敢坐者上命進坐
一僧荅曰此以待佛祖師從天牕飛錫往赴頃之白衣
衲帽儒履結拳徑就此坐上問何來曰汀州復問何時
離彼曰今早問守為誰曰屯田胡咸秩上異之齋罷命
賜齋汀守臣至郡授郡守齋温然如坐上者即奉表謝
驗其日與齋會同當時御賜周通錢一千後雖久如新

鑄胡守以閔雨請師自巖中書偈付吏吏至郡雨隨至胡歸朝歴歴言之自丞相王冀公欽若趙祭政安仁諸公之贈詩以此他呼泉泉湧請雪雪作益不盡書當淳化間師去巖十里許結茅廬以牧牛夜嘗有虎盬之繼遷牧於泠洋徑師住巖中一日僕云虎傷牛日暮報至如言師至其處削木書偈厥明虎斃於路復有一青獼猴為之牧居三年猴忽抱木死夜入夢乞名師與之名曰金成王仍為之立廟趙守之請入郡庵也正對語次

蛙鬧喧聽守意色不樂師迎謂曰易耳顧左右取磚石
誦偈投之自爾悄然師往來宿郡東橫版橋有沈安者
每迎至館宿因以蛙蚊喧聲為告師曰蝦蟆勿譁蚊蚋
别去應聲如言其遊戲物怪者每如此若具所自來者
則有證不誣南康盤古山波利禪師從西域騰錫開山
有泉從石凹出嘗有記云吾滅後數百年南方有白衣
菩薩來住此山井當湧泉已而穢濁源忽澄清而期適
及聞師白衣之異請主法席以應昔記師許之遂往江

有槎椿不知年歲每害人船師手撫之曰去去莫為人害是夕無雨而漲椿隨流逝及至山見井泉竭以杖立叩云快出快出中夜聞落泉濺厓之聲旦而湧溢有識者云盤古定光佛出則師之應世五百年前波利者知之矣先是汀有業師慧寬得大禪悟號伏虎禪師道場在長汀平原山建隆三年示化與師相去五六十年師嘗語云吾滅百年後伏虎師兄道化當行同吾利物及淳熙間郡守吕翼之曲從民志迎武平真相入郡後庵

以便祈禱均慶屢請還巖郡不能奪及行百夫輿之至
中途竟莫能勝復載歸郡則輕駛如初迺迎平原廣福
伏虎師像並坐而侑迄今延平臨汀所在精廬二師迭
為賓主必不相捨梅陽有魏師開山闍維之地生桐株
郡人雕以為像師嘗讚之如有舊故則師之一會有儼
然如靈山者矣此皆師未化前事也若其化後香火之
盛棟宇之崇其威光顯赫不可殫載巖介乎閩廣之間
前五里為梅州境幽篁曠野極目無居人寇盜之所出

沒然數郡士女結白衣緣赴忌日會肩駢踵接巖寺屹然道不拾遺無敢犯者其默化陰隲有功於國益甚大紹興戊午羅動天破武平縣入巖致敬其徒悉剽四方所施珍玩動天者不知也夜夢師曰速歸吾物當有招安不然即誅夷矣旦搜部伍中物悉以歸寺果受招而散辛酉賊劉四姑乘勢入于寺内賊付監院僧永茂命以醫療賊去茂以送官其徒大恨即縛茂期剖其心一夕賊無不患赤目夢師戒責旋釋茂而去紹定庚寅䃮

寇挻動犯州城勢迫甚于往時師已移駐郡治之後庵賊屯金泉寺忽大雨水不可渡晨炊粒米不熟賊抱饑以戰望雲間有師名旗驚愕奔潰此其見於禦捍表表者他如起疫癘解寃詛盲者視跛者履獵者悔過機械者息心夢寐肸蠁遷善遠罪起死回生無遠弗届師素慈悲廣大人與為緣有一農家相與結契指一柿樹曰吾與汝契此柿無核若有核時吾契亦已故其存也無小大皆稱之曰和尚翁親之也其後凡仕於此者或未

來而先見於夢或既去而事之如在其處南劔有陳秘
書膺為士時食息必禱迺其升天府擢甲科皆夢師有
所指示及兵變周其死事尤異廬陵西峯凡病而禱者
捧紙香上良久可得藥藥五色紅黄者即愈褐者緩黒
者不可為或輕如爐灰或實如粟粒此又耳目之近東
西州之遠所可證者故閩郡自示寂以來通稱之曰聖
翁敬之也自江以西由廣而南或刻石為相或畫像以
祠家有其祀村有其庵原師之神變怳漠至於不可究

詰大而化聖而不可知無言句可索而於村毗鄭安之
事若露毫髮長汀農家有木牌上顯鄭安二字師所書
也鄭本無嗣懇求於師師曰來年有之吾當命名如期
生子作牌請師書名其牌以四寸木為之下一寸餘則
以繫繩師題次歎曰何不大做其人曰不過二字師曰
汝之子孫皆當豐富第壽不長其人請易之則曰此出
汝心不可易也於是而萬法本於心之體於是贈之以
中之用可槩識矣巖中境趣峭拔師之遺跡顯現不可

泯者有池可二畝許前無所來而泓澄深黮殆不可測
或謂師嘗出寺木於此至今冬夏如一無敢釣者或釣
得鯉則比比而來相次如貫不可絕必有風雷隨之腥
穢無敢觸有卒屠牛濯水次池沸湧歕溢旁皆地震池
下為石碓相傳師所造至今惟寺米則舂他則否所引
水則池水也至元丁丑以來巖當孔道鉅寇出沒寺悉
毀撤有比丘寶興來自龍濟重新如初舊向或謂其不
利宜改而歲月未協乃徵改一字卜云吉寺以是日興

廹癸夘去吉向近會軍民官奉㫖誦經咸集輿公誦地
理家言衆論未決而卜宅者適自贑來乃枚以著筴之
一筴如卜者言讙然而定且大改為之當十倍於前有
巨石在法堂右正礙登陟數年前輿欲擊去之纔意欲
之而未言也旦而視其上示履迹三一全而二半如印
印泥在頑石上類鑱刻然此則近年之章灼著明者也
其倡頌凡百一十七首二十二首乃親書舊有臨本及
章太守祈雪後庵禪床上字如生時筆山谷黄太史梁

谿李丞相皆有詩頌及記尤可傳將孫之先君子須溪
先生之未生也先祖於西峯禱焉夢古佛曰我當自行
且有他年宦轍來汀之約已而寤考夢及初筮擬汀教
以母老闕遠不獲遂旋亦改教京庠及國學請倅補郡
宜必得而宋鼎遷矣詎意後夢之六十七年將孫縣南
劔教驛上之部暨成命下迺教臨汀會官且滿徑走巖
下踐宿約長老興公於先君子為方外道契既俾之記
新寺重為告曰古佛行狀舊不備有行程記尤俚感子

既於南巖有世緣宜改爲之予也葢不得辭顧傳聞於三百年之後不能不借神通以寓諸形容者則於其跡求之於其事言之而所可見者僅如是也是則予之陋也若師之所爲在世出世者師且不言筆墨文字何足以識之謹因故記叙次記實不敢增一辭于以告四方傳千載云爾謹狀

乾隆御覽之寶

謄錄監生臣程廷璋
謄錄監生臣嚴繽曾